

介存齋論詞雜著

復堂詞話

萬庵論詞

A60



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郭紹虞 羅根澤主編

介存齋論詞雜著

周濟著

復堂詞話

譚獻著

蒿庵論詞

馮煦著

朱坎校點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介存齋論詞雜著
復堂詞話
蒿庵論詞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373 字数56,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 $\frac{7}{16}$ 插页2

195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6001—11000 册

定價 (5) 0.30元

介存齋論詞雜著

一
兩宋詞各有盛衰；北宋盛於文士而衰於樂工，南宋盛於樂工而衰於文士。

二

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然美成蘭陵王、東坡賀新涼當筵命筆，冠絕一時。碧山齊天樂之詠蟬，玉潛水龍吟之詠白蓮，又豈非社中作乎？故知雷雨鬱蒸，是生芝菌；荆榛蔽芾，亦產蕙蘭。

三

詞有高下之別，有輕重之別。飛卿下語鎖紙，端己揭響入雲，可謂極兩者之能事。

四

近人頗知北宋之妙，然終不免有姜張二字，橫互胸中。豈知姜張在南宋，亦非巨擘乎？論詞之人，叔夏晚

出，既與碧山同時，又與夢窗別派，是以過尊白石，但主「清空」。後人不能細研詞中曲折深淺之故，羣聚而和之，并爲一談，亦固其所也。

五

學詞先以用心爲主，遇一事、見一物，即能沈思獨往，冥然終日，出手自然不平。次則講片段，次則講離合，成片段而無離合，一覽索然矣。次則講色澤、音節。

六

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飢，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爲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若乃離別懷思，感士不遇，陳陳相因，唾瀋互拾，便思高揖溫韋，不亦恥乎！

七

初學詞求空，空則靈氣往來。既成格調，求實，實則精力彌滿。初學詞求有寄託，有寄託，則表裏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託，無寄託，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託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託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

到北宋渾涵之詣。

八

臯文曰：『飛卿之詞，深美閎約。』信然。飛卿醞釀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懾，備剛柔之氣。鍼縷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迹，花間極有渾厚氣象。如飛卿則神理超越，不復可以迹象求矣；然細繹之，正字字有脈絡。

九

端已詞，清豔絕倫，初日芙蓉春月柳，使人想見風度。

一〇

臯文曰：『延巳爲人，專蔽固嫉，而其言忠愛纏綿，此其君所以深信而不疑也。』

一一

永叔詞，只如無意，而沈著在和平中見。

一二

耆卿爲世譽警久矣；然其鋪敘委婉，言近意遠，森秀幽淡之趣在骨。耆卿樂府多，故惡濫可笑者多，使能珍重下筆，則北宋高手也。

一三

晉卿曰：『少游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終不能到。』

一四

良卿曰：『少游詞，如花含苞，故不甚見其力量。其實、後來作手，無不胚胎於此。』

一五

美成思力獨絕千古，如顏平原書，雖未臻兩晉，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備，後有作者，莫能出其範圍矣。讀得清真詞多，覺他人所作，都不十分經意。鉤勒之妙，無如清真，他人一鉤勒便薄，清真愈鉤勒，愈渾厚。

一六

子高不甚有重名，然格韻絕高，昔人謂晏周之流亞。晏氏父子，俱非其敵；以方美成，則又擬不於倫；其溫

韋高弟乎？比溫則薄，比韋則悍，故當出入二氏之門。

一七

梅溪甚有心思，而用筆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數，所謂一鉤勒即薄者。梅溪詞中，喜用儉字，足以定其品格矣。

一八

良卿曰：「尹惟曉『前有清眞，後有夢窗』之說，可謂知言。夢窗每於空際轉身，非具大神力不能。」夢窗非無生澀處，總勝空滑。況其佳者，天光雲影，搖蕩綠波；撫玩無斁，追尋已遠。君特意思甚感慨，而寄情閑散，使人不易測其中之所有。

一九

李後主詞，如生馬駒，不受控捉。毛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麤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妝也，端己、淡妝也，後主、則麤服亂頭矣。

二〇

人賞東坡粗豪，吾賞東坡韶秀；韶秀是東坡佳處，粗豪則病也。

二二

東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書、畫皆爾，詞亦爾。

二三

稼軒不平之鳴，隨處輒發，有英雄語，無學問語，故往往鋒穎太露；然其才情富豔，思力果銳，南北兩朝，實無其匹，無怪流傳之廣且久也。世以蘇辛並稱，蘇之自在處，辛偶能到；辛之當行處，蘇必不能到；二公之詞，不可同日語也。後人以粗豪學稼軒，非徒無其才，并無其情。稼軒固是才大，然情至處，後人萬不能及。

二四

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爲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吾十年來服膺白石，而以稼軒爲外道，由今思之，可謂瞽人捫籥也。稼軒鬱勃，故情深；白石放曠，故情淺；稼軒縱橫，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惟暗香疏影二詞，寄意題外，包蘊無窮，可與稼軒伯仲；餘俱據事直書，不過手意近辣耳。白石詞，如明七子詩，看是高格響調，不耐人細思。白石以詩法入詞，門

徑淺狹，如孫過庭書，但便後人模仿。白石好爲小序，序即是詞，詞仍是序，反覆再觀，如同嚼蠟矣。詞序、序作詞緣起，以此意詞中未備也。今人論院本，尙知曲白相生，不許複沓，而獨津津於白石詞序，一何可笑！

二四

竹山薄有才情，未窺雅操。

二五

公謹敲金戛玉，嚼雪盟花，新妙無與爲匹。公謹只是詞人，頗有名心，未能自克，故雖才情詣力，色色絕人，終不能超然遐舉。

二六

中仙最多故國之感，故著力不多，天分高絕，所謂意能尊體也。中仙最近叔夏一派，然玉田自遜其深遠。

二七

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詣力，亦不後諸人，終覺積穀作米，把纜放船，無開闢手段；然其清絕處，自不易到。玉田詞，佳者匹敵聖與，往往有似是而非處，不可不知。叔夏所以不及前人處，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換意，若其用意佳者，即字字珠輝玉映，不可指摘。近人喜學玉田，亦爲修飾字句易，換意難。

二八

西麓疲輓凡庸，無有是處。書中有館閣書，西麓殆館閣詞也。西麓不善學少游。少游中行，西麓鄉愿。竹屋得名甚盛，而其詞一無可觀，當由社中標榜而成耳。然較之西麓，尙少厭氣。

二九

蒲江小令，時有佳趣，長篇則枯寂無味，此才小也。

三〇

玉潛非詞人也，其水龍吟白蓮一首，中仙無以遠過。信乎忠義之士，性情流露，不求工而自工。特錄之以終第一卷，後之覽者，可以得吾意矣。

三一

閨秀詞惟清照最優，究苦無骨，存一篇尤清出者。

向次詞辨十卷：一卷起飛卿，爲正；二卷起南唐後主，爲變；名篇之稍有疵累者爲三四卷；平妥清通，纔及格調者爲五六卷；大體紕繆，精彩間出爲七八卷；本事詞話爲九卷；庸選惡札，述誤後生，大聲疾呼，以昭炯戒爲十卷。既成寫本付田生。田生攜以北，附糧艘行，衣枷不戒，厄於黃流，既無副本，惋歎而已！爾後稍稍追憶，僅存正變兩卷，尙有遺落。頻年客遊，不及哀集補緝，恐其久而復失，乃先錄付刻，以俟將來。於摩訶！詞小技也，以一人之心思才力，進退古人，既未必盡無遺憾，而尙零落，則述錄之難，爲何如哉！介存又記。

附錄

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

序曰：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軒歛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碧山鑒心切理，言近指遠，聲容調度，一一可循。夢窗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爲北宋之穩摯。是爲四家，領袖一代。餘子聲華，以方附庸。夫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觸類多通，驅心若游絲之貫飛英，含毫如郢斤之斲蠅翼，以無厚入有間，既習已，意感偶生，假類畢達，閱載千百，譬效弗違，斯入矣。賦情獨深，逐境必窮，醞釀日久，冥發妄中，雖鋪叙平淡，摹績淺近，而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讀其篇者，臨淵窺魚，意爲魴鯉，中宵驚電，罔識東西，赤子隨母笑啼，鄉人緣劇喜怒，抑可謂能出矣。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余所望於世之爲詞人者，蓋如此。

論曰：清真渾厚，正於鈎勒處見。他人一鈎勒便刻削，清真愈鈎勒、愈渾厚。

耆卿鎔情入景，故淡

遠。方回鎔景入情，故穠麗。

少游最和婉醇正，稍遜清真者辣耳。

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

筆。然清真沈痛至極，仍能含蓄。

子野清出處，生脆處，味極雋永，只是偏才，無大起落。

晏氏父子，

仍步溫韋，小晏精力尤勝。

西麓宗少游，徑平思鈍，鄉愿之亂德也。

蘇辛並稱。東坡天趣獨到處，殆

成絕詣，而若不經意，完璧甚少。稼軒則沈著痛快，有轍可循，南宋諸公，無不傳其衣鉢，固未可同年而語

也。稼軒由北開南，夢窗由南追北，是詞家轉境。

韓范諸鉅公，偶一染翰，意盛足舉其文，雖足樹幟，故

非專家，若歐公則當行矣。

白石脫胎稼軒，變雄健爲清剛，變馳驟爲疏宕，蓋二公皆極熱中，故氣味吻

合。辛寬姜窄，寬，故容藏，窄，故門硬。

白石號爲宗工，然亦有俗濫處，揚州慢：「淮左名都，竹西佳處。寒酸處、

法曲獻仙音：象筆鸞箋，甚而今不道秀句。補湊處，齊天樂：「邪詩漫興，笑離落呼燈，世間兒女。敷衍處，淒涼犯：「追念西湖上半闕。

支處，湘月：「舊家樂事誰省。複處，一萼紅：「翠藤共，閑穿徑竹，記曾共西樓雅集。不可不知。

白石小序甚可觀，苦與詞

複。若序其緣起，不犯詞境，斯爲兩美已。

竹山有俗骨，然思力沈透處，可以起懦。碧山胸次恬淡，故

黍離麥秀之感，只以唱歎出之，無劍拔弩張習氣。

詠物最爭托意隸事處，以意貫串，渾化無痕，碧山勝

場也。詞以思筆爲入門階陞。碧山思筆，可謂雙絕。曲折處，大勝白石，惟圭角太分明，反復讀之，有

水清無魚之恨。

梅溪才思，可匹竹山。竹山粗俗，梅溪纖巧。粗俗之病易見，纖巧之習難除，穎悟子

弟，尤易受其熏染。余選梅溪詞，多所割愛，蓋慎之又慎云。

梅溪好用儉字，品格便不高。玉田才本

不高，專恃磨礱雕琢，裝頭作脚，處處妥當，後人翕然宗之。然如南浦之賦春水，疏影之賦梅影，逐韻湊

成，豪無脈絡，而戶誦不已，眞耳食也！其他宅句安章，偶出風致，乍見可喜，深味索然者，悉從沙汰。筆

以行意也，不行須換筆，換筆不行，便須換意。

玉田惟換筆，不換意。

臬文不取夢窗，是爲碧山門逕所

限耳。夢窗立意高，取徑遠，皆非餘子所及。惟過嗜餽釘，以此被議。若其虛實並到之作，雖清真不過

也。竹屋蒲江並有盛名。蒲江窘促，等諸自鄙；竹屋徑徑，亦凡響耳。

草窗鏤冰刻楮，精妙絕倫，但

立意不高，取韻不遠，當與玉田抗行，未可方駕王吳也。

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

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門逕，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

門逕，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初學琢得五七字成句，便思高揖晏周，殆不然也。北宋含蓄之妙，逼近溫

韋，非點水成冰時，安能脫口即是？

周柳黃晁皆喜爲曲中俚語，山谷尤甚，此當時之輒平勾領，原非雅

音。若託體近俳，而擇言尤雅，是名本色俊語，又不可抹煞矣。

雅俗有辨，生死有辨，真僞有辨，真僞尤

難辨。稼軒豪邁是真，竹山便僞；碧山恬退是真，姜張皆僞。味在酸鹹之外，未易爲淺嘗人道也。詞筆

不外順逆反正，尤妙在複、在脫。複處無垂不縮，故脫處如望海上，三山妙發。溫韋晏周歐柳，推演盡致，

南渡諸公，罕復從事矣。

「東」「真」韻寬平，「支」「先」韻細膩，「魚」「歌」韻纏綿，「蕭」「尤」韻感慨，各有

聲響，莫草草亂用。

陽聲字多則沈頓，陰聲字多則激昂，重陽間一陰，則柔而不靡，重陰間一陽，則高而

不危。韻上一字最要相發，或竟相貼，相其上下而調之，則鏗鏘諧暢矣。

紅友極辨「上」「去」，是已。

「上」「入」亦宜辨；「入」可代「去」，「上」不可代「去」，「入」之作「平」者無論矣。其作「上」者可代「平」，作

「去」者斷不可以代「平」。「平」「去」是兩端；「上」由「平」而之「去」，「入」由「去」而之「平」。「上」聲韻，

韻上應用仄字者，「去」爲妙。「去」「入」韻，則「上」爲妙。「平」聲韻，韻上應用仄字者，「去」爲妙，「入」次